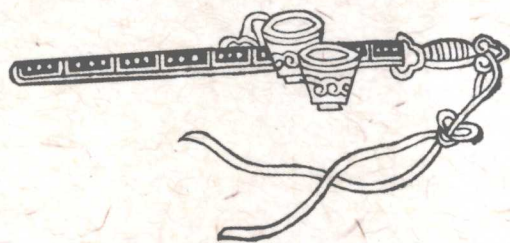


传记



天才权谋家 司馬懿

李浩白 著

Tian Cai Quan Mou Jia Si Ma Yi

河北大学出版社

人物传记

天才权谋家·司马懿

>>

李浩白 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才权谋家——司马懿/李浩白著.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1

ISBN 978-7-81097-341-0

I. 天… II. 李… III. 司马懿(179~251)—传记
IV. K827=3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4075 号

责任编辑:习 毅(E-mail:xiyi5977041@163.com)

装帧设计:张志伟

责任印制:蔡进建

出版:河北大学出版社(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河北天普润印刷厂

开本:1/16(710mm×1000mm)

字数:250 千字

印张:18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1097-341-0/I·227

定价:30.00 元

目 录

1

一、崭露头角

胸怀大志的司马懿任职丞相府东曹属时，隐忍不发，韬光养晦。游说荀彧的“池鱼之论”，显示了司马懿非同凡响的政治见解；以“观风巡检”之名暗中串联州郡太守辅佐曹操晋升魏国公的锦囊妙计，突现了司马懿的足智多谋；“观风”路上先斩后奏诛杀朱护，昭示了司马懿刚毅果敢的性格及雷厉风行的作风……

87

二、魏宫谋嗣

随着曹操魏国公的加冕仪式尘埃落定，世子之争已然浮出水面。在曹丕和曹植嗣位之争势均力敌之时，司马懿暗中采取一系列非常手段：用“苦肉计”骗取了司马孚的信任，使其成为安插在曹植身边的奸细；设巧计，智赚贾诩，为册立曹丕建言献策，最终击败曹植、丁仪等人，辅助曹丕成为世子。就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司马懿却险遭不测……

大司马曹真的暴亡,给司马懿总揽关中军权提供了契机。在孙资、刘放等人的协助下,司马懿击败张郃,成为关中新的主帅。在对蜀策略上,避实就虚,与蜀军对峙祁山;坚壁清野,不给蜀军夺粮之机;釜底抽薪,智劫蜀军粮草,逼退诸葛亮。在剪除异己方面,挑起帝后之争,铲除后党一族;离间曹植、曹睿叔侄关系,压制曹氏宗亲的东山再起;借诸葛亮之刀除掉张郃,从而独霸关中……

一、崭露头角

1

丞相府东曹署厅堂的木窗外，碧森森的树荫里，一只只夏蝉贴着枝条长一声短一声地嘶吟着，混和着酷暑的热浪袭进屋内，令人禁不住有些心烦意乱。

厅堂的门口里一侧的红木杌子上，坐着丞相府里的守门仆役曹老三。他一边“哗哗”作响地摇着一把蒲扇扇风乘凉，一边敞开衣襟亮出了大肚皮，身子半仰半倚地靠着门框，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叫热。说起来，这曹老三也算是曹丞相一家的远房旁亲，跟着已经故去的曹丞相的父亲曹嵩老太尉颇有些年头了。曹丞相念他是服侍过自己父亲的曹府老仆的份儿上，就没把他遣返回谯郡乡里，而是留他在丞相府当了一份闲差，权当为他养老。

但这曹老三仗着在丞相府里干了多年的仆役，自认为有些资历，便有点儿瞧不起相府里新近进来的一些青年掾佐。这时，他当着东曹署秘书郎王昶的面，又口无遮拦地说了起来：“嘿！王昶，你可别只晓得埋头在书案里死‘啃’什么文牍啊！天气这么热，你歇一歇嘛！且来听我曹老叔给你侃上几句……你说说看，在咱们丞相府里，哪一个年轻掾吏的官儿会升得最快呀？”

正在伏案整理文牍的王昶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微微皱了皱眉，不咸

不淡地答道：“这个问题，王某倒不晓得。”他在心底里嘀咕道：东曹署里的杂事多如牛毛，我王昶哪有闲心去琢磨这些问题啊！也只有你曹老三这种一天到晚看门守户无所事事的仆役们才有空去胡思乱想这些事儿。

“唉！这样的事儿你居然也没上心？那你在丞相府里整天忙的是啥啊？只知埋头拉车、不懂抬头看路，那是笨牛！罢了！罢了！让你曹老叔告诉你——说起来，在这丞相府里所有的年轻掾吏当中，只有你的顶头上司、东曹属司马懿大人的官儿升得最快！自建安十二年来，你曹老叔在这相府中，对他的飞黄腾达可以说最是知根知底的了。”曹老三一打开话匣子，便眉飞色舞地侃侃谈道，“记得建安十二年他进丞相府时，大概是二十八九岁吧，比你现在的年龄还大了三四岁，也是一个小小的秘书郎，官秩不过才四百石。建安十三年七月，他跟着曹丞相到荆州南征了一趟，回来后没多久就提到了文学掾的位子，官秩一下升到了八百石。后来，他又外放到了皇宫里当了一两年的议郎，在尚书台荀令君手下当差，荀令君对他很是赏识，建议曹丞相破格又将他的官秩升到了一千三百石。去年四月，他就又转回到了丞相府，一步就登上了东曹属这个显要的位置——啧啧，官秩顿时达到了二千石。当然，这二千石的官秩倒也没什么。最重要的是，东曹属这个位子实在非同小可——能代表着曹丞相专门行使对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选举擢拔、赏黜升迁的大权！就是朝廷里尚书台那个吏部尚书之职也比拟不了呐！”

“曹大叔！你这话可不能乱说！东曹署眼下的主官还是东曹掾崔琰大人呢！司马大人只是东曹署的副官。这段时间里，由于崔大人患病在家休养，曹丞相才暂让司马大人以东曹属之职而代行东曹掾之权的。”王昶听到曹老三信口开河地乱扯开来，便急忙发话打断了他，“崔大人病愈返职之后，司马大人哪能还像你说的那样行使什么代表曹丞相对朝廷内外文武百官选举擢拔、赏黜升迁的大权呢？你这话可说得有些过头，传出去会让司马大人不安的。”

“哎呀！你这小毛头懂什么？你知道崔琰大人和司马大人的大哥司马朗主簿是什么关系？他俩是多年的故交好友！他对司马懿大人平日里的悉心栽培，你我都是有目共睹的！”曹老三觉得王昶刚才的话有些火辣

辣的味儿，便也不甘示弱，干脆来了个“大兜底”，“告诉你罢！崔琰大人在这次生病前就已经被朝廷和曹丞相预定为吏部尚书了，只因他恰于此时得病而未能上任罢了……在他养病期间，却由司马懿大人代行其东曹掾之权，这分明是曹丞相有意历练他一番，然后让他顺利接任东曹掾之位嘛……”

“噢……如果曹大叔这些话当真属实，那么属下也很替司马大人高兴啊！司马大人志高才富、学识出众，能够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堪称实至名归。”王昶从书案上站起了身，伸了伸腰，淡淡地说道，“这也没什么可惊诧的啊！”

“呵呵呵……”曹老三挥了挥手中的蒲扇，“啪”地一下打死了一只叮在自己肚腹上的花脚大蚊子，摇头晃脑地说道：“司马大人有些真才实学是不假，可他干嘛能够这么快就飞黄腾达？这你就不懂了吧？他的大哥司马朗大人担任着丞相府主簿，是丞相大人身边最得宠的人，这一点大家都清楚。最主要的是，他的父亲——原京兆尹司马防大人是当年举荐曹丞相为‘孝廉’、帮助曹丞相踏上仕途第一步的故旧之交！曹丞相又最是重情重义，他为了报答司马防大人当年的举荐之恩，才会对司马懿兄弟如此关照嘛……再加上他们司马家一族在朝廷内外人脉极深，和光禄大夫杨彪、尚书令荀彧，还有你的叔祖父大鸿胪王朗等元老重臣私交甚深，嘿嘿嘿——有着这么得天独厚的出身、背景，司马懿大人是想不升官都难呐！”

“曹大叔，这些话你可不要再信口开河了。”王昶听了，急忙向他摆了摆手，满面肃然，正色说道，“曹丞相是何等英明的命世雄杰？他一向知人善任，难眩以伪，选贤用能最是公正无私，从来也不曾以亲疏关系、门户出身、虚名浮誉为凭据来提拔人才。依王某之见，司马懿大人能够在短短三四年间便荣升到官秩为二千石的东曹属，纯系他真才实学所致。曹大叔可千万不要再在他人背后议论这些事儿了。”

曹老三听了王昶这话，不禁面色一窘，暗暗心道：“你这小子在这个时候还跟我曹老三装什么‘假正经’？官场上的事儿，你当真以为就那么‘黑白分明’，让人一眼都看得透透彻彻啊？底下还深着呐！老子今天告诉你

这些事儿，是想提醒你：司马懿这个东曹属位置很快就要空出来啦！你得赶快去找你那个当大鸿胪的叔祖父王朗‘钻门道’才是！没想到你这小子却给老子装模作样的！到时候你这‘楞头青’吃了几个‘哑巴亏’，才会晓得我曹老三说的到底是真是假……”于是在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出来，把手里的蒲扇摇得“哗啦哗啦”直响，再不开腔了。

王昶看到曹老三那副不以为然的模样，不禁也暗暗撇了撇嘴，不愿和他多言。诚然，司马懿大人的疾速发迹，确是丞相府里的一大奇事。关于他的平步青云，相府内外流传着不少说法，比今天曹老三口中的花样还多得多。毕竟，才刚满三十四岁的司马懿，竟不声不响地就被曹丞相一下提升到了丞相府东曹属的职位上去，眼下又正代行东曹掾之权，轻轻巧巧便掌管了相府内外的人事大权，实在令不少熬了多年资历也没能“得道升天”的大小官员们议论纷纷。是啊！在这乱世之中，各种奇迹已太多了：江东孙权手下那个早夭的周瑜，年纪轻轻，二十七岁便当了三十万大军的大都督；益州那个羽扇纶巾风流一时的儒生诸葛亮，只凭着一出“隆中对”，也是三十岁不到就当上了刘备的军师。但他们凭的是真才实学，是赫赫战功！他们所拥有的职位与他们的能力和付出是对等的。司马懿凭什么就能被曹丞相破格重用？还不是靠着自己的世族出身、父兄荫庇和吹牛拍马爬上去的，有什么过人之处？现在的人，就是这样：谁也不信服谁的才能，谁都以为自己本也可以像某人那样出人头地。只因自己出身寒门、时运不济或者不愿像某些人那样为人处世。

相府内外的议论沸沸扬扬，神秘神秘。像今天曹老三这样评说司马懿的人，肯定不会是第一个，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过，在许多人眼中，司马大人那里的表现都一切如常。他的目光依然平视前方坚定沉着，他的步态依然四平八稳从容不迫，他的讲话依然抑扬挫节奏分明。身边的文书小吏仍是王昶，车夫仍是他的旧仆余忠。他乘坐的牋车也是原来的牋车，并没有添什么华丽饰物。总之，他的形象还是和擢升之前当丞相府文学掾时一样。

饶是如此，司马懿大人还是没能避得了背后有像曹老三这样的人说长道短啊！王昶在心底里沉沉叹了一口气。古语讲得好：“木秀于林，风

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当真是至理名言，亘古不易。

“今天的天气可真是热啊！”忽听得一个清清爽爽的声音传了过来，却见东曹署堂门外左边缓步转进来一位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的青年文官。他方方正正的面庞，高高耸起的额角，深如止渊的双眸，举手投足之际竟有一股峥嵘雄峻之气挥洒而来，令人心生敬畏。

“司……司马大人！”曹老三一见之下，不禁停住了摇扇，急忙从杌子上“噌”地一下站起身来，堆上了满脸笑容，点头哈腰地说道，“您……您……您退朝回来了？”

来人正是丞相府东曹属司马懿。此刻，他刚跨到了门边，已是面容一敛，脸上忽地溢出一团笑意来，显得十分随和地向曹老三微微点头答道：“哎呀！这么炎热的天气，还有劳曹大叔为咱们当值看门，本座实在是有些过意不去……王昶，端一杯清茶过来！”

王昶听得司马懿这样吩咐，心底里虽是百般的不情愿，也只得端了桌几上那杯给自己沏着喝来解渴的清茶，径自递到了司马懿手里。

司马懿仍是微微含笑，双手捧着茶杯，恭恭敬敬地送到曹老三面前，温声说道：“曹大叔乃是丞相府里的故旧耆宿，千万还要多多保重身体才是。您且请用茶罢！”

曹老三见他态度这般恭敬，不由得躬身还礼谢道：“啊呀！老仆哪当得起司马大人这般的礼敬？您真是太抬举老仆了。”他嘴里一边谦辞着，一边却老实不客气地拿过那茶杯便一仰脖子牛饮而尽。

“唉……这茶水也只是能解一解渴罢了，”曹老三将茶杯递还给司马懿，却又嘟嘟囔囔地说道，“可惜曹丞相下了‘禁酒令’，弄得老仆这多日来酒馋得慌……”

原来，自建安十三年年初起，鉴于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曹丞相为了节省下这些酿酒用的粮食以充作军用，便下了一道禁酒令，借此遏住各方州郡以粮酿酒的虚耗之举。丞相府中除了召开各曹议事大会与重要的庆典盛会之外，决不允许任何人私下里饮酒作乐。所以，曹老三此刻纵是酒瘾发作难当，却也只得空自嗟叹了。

司马懿听着他的牢骚，眸中深处亮光猝然一闪，双眉微微一扬，若有

所思地淡淡说道：“在本座看来，这私下擅自饮酒之事，似乎也不是一纸诏令就能禁绝得了的。本座方才上朝回来，乘犊车经过城东‘木门洞’胡同口时，好像还嗅到了些许的酒香……看来，这许都城还是有不少暗地里偷偷酿了酒拿来卖的……”

曹老三一听，立刻便有些抓耳挠腮地坐不住了。司马懿瞧在眼里，却是不动声色，缓缓说道：“曹大叔，今天天气炎热得很。这样吧！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也不必就一直呆在这里当值看门了。本座放您的假，您拿上这几百文钱，去外边买些瓜果梨桃解解渴吧！”说着，从自己大袖中摸出一把铜铢，便塞进了曹老三手里。

“哪里能让司马大人这么费心呢？司马大人待我们这些曹府下人，真是没的说！”曹老三一边在口头上推辞着，一边却把那些铜铢紧紧地攥在手心里，脚下更是三步并作两步，一溜烟儿去了。

待得曹老三跑远之后，王昶不禁一脸忿然地走近司马懿身边，甚是不平地说道：“大人真是好涵养！亏您还待他这么礼敬。您不知道，这老匹夫倚老卖老，在您背后是怎样乱嚼舌根子的……连王某听了都为您鸣不平呐！”

“唉！不过是一个长舌多嘴的无知小人罢了！本座刚才在堂门外也一清二楚地听到他说的那些话了。罢了！罢了！念着他是相府旧人，本座岂会与他计较？”司马懿目光一凝，深深地望着曹老三远去的背影，脸皮倏地微微一红，全身血液仿佛一下涌上来又退了下去，语气却冷若冰霜地说道，“不必管他。像他这样的人，终究会‘祸从口出’，总有一天会落个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下场！”

说罢，他转过身来，目光灼灼地正视着王昶，缓缓说道：“这些琐事暂且搁一边去。本座今日上朝回来，是奉了曹丞相的口令，有几件大事要办呐！”

“哦！是哪几件大事？还请司马大人示下。”王昶见司马懿说得这么严肃、郑重，顿时敛起了全副心神，认真地看着他。

司马懿肃然站着，静了片刻，然后缓缓说道：“你还记得那个南阳太守朱护吗？”

“朱护？在下记得啊！”王昶思索片刻，目光忽地一闪，忆了起来，“他是这几年中原四十八州郡中完成纳粮之功最大最快的那个太守大人嘛！去年年底曹丞相还亲笔颁书了‘一代能吏’四字金匾奖赐给了他，还在朝野上下宣扬表彰了好一阵子……”

“不错。也难得王君对他的情况记得这么清楚哇！”司马懿深深点了点头，负着双手在堂中踱了几步，又慢慢说道，“今年还没过七月呐，他在南阳郡就又供送了四十六万石军粮过来，解了关中夏侯渊、曹真等将军手下十五万精兵三个月的缺粮之急！曹丞相对他这一举措甚为满意，吩咐咱们东曹署马上起草并颁发一道嘉奖令，再次表彰他此番供粮丰裕及时之功！”

“唔！……这朱太守当真不愧是一介能吏啊！短短半年时间，仅以一郡之地，竟能一举筹足四十余万石军粮，实乃难能可贵！”王昶连连点头，疾步走到书案旁边，一边研着砚墨，一边赞叹不已，“行！在下立刻便开始起草对他的这道嘉奖令！”

“且慢！还有一件大事，你听完了再写也不迟。”司马懿右手一摆止住了他，面色一正，缓缓说道，“你大概还不知道：朝廷又要重设太尉、司空、司徒‘三公’之官制了！在今日朝堂之上，曹丞相突然建议重设‘三公’之官，并当场推荐了担任‘三公’的人选。在他的建议和推荐下，光禄大夫杨彪大人被任命为太尉，你的叔祖父大鸿胪王朗大人被任命为司徒。当时，他还建议请陛下册封尚书令荀彧荀令君为司空……但，荀令君却极力推辞了他的这番美意。在散朝之后，曹丞相特意吩咐本座，回府之后要为他代拟一份奏请朝廷封奖荀令君为司空的陈情表文稿，及时送给他亲笔审核修正之后，正式上报给陛下……”

“啊！朝廷又要恢复‘三公’之官制？”王昶不禁一怔，“建安十三年时，曹丞相便奏请朝廷‘废三公、立相权’。眼下他为何却要重设‘三公’？这……这又将置他所居的丞相之位于何地呢？”

“王君，你似乎有些话问得太多了。”司马懿沉沉地看了他一眼，肃然说道，“不管曹丞相说什么，咱们东曹署都只能是一丝不苟地遵照他所说的去做什么。”

口里话是这么说,但司马懿自己对曹丞相今日在朝堂上提出重设“三公”之官的猝然之举,在心底里亦是感到惊疑不定。因为,“三公”官制的废立,直接关系到汉廷朝局的变迁,实是不容轻视。

本来,太尉、司空、司徒等“三公”官制之设,原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国以来为巩固帝王之权而实施的“均衡相权”之举措。他鉴于西汉末年王莽权重倾国之事,将丞相之权一分为三:太尉掌兵权,司空掌庶事,司徒掌礼法。而这延续了两百年的分权三公之制度,竟在建安十三年七月被时任司空的曹操一举打破,“三权归一”,废除了“三公”之官制,另行设置丞相一职总揽朝政。而曹操,就由当时的司空升为丞相,一任已有三四年。这期间,曹操在朝中独揽大权、势压百僚,把这个丞相之职运用得甚是得心应手。谁能料到,他今日上朝忽又提出恢复“三公”之官,难不成他下一步还要自翦羽翼、分割自己手中的丞相之权?这又岂是曹丞相一贯独断专行、恣意纵横之风?

念及此处,司马懿不禁在心中暗暗一声长叹:曹丞相做事,当真是高深莫测,让人有些无从捉摸啊!

2

育贤堂当中那尊八宝嵌珠镶玉金猊香炉之内,一缕缕青烟袅袅升起,在半空中飘荡成千姿百态,或盘曲如龙蛇之状,或翔动似鹤鹄之形,或凝定如云絮之团,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

堂上那张首席木榻之上,一位发髻甚高、额门甚宽的青袍长者斜倚而坐。他面容慈和,举止文雅,顾盼之际竟有一派高华超然之气流露而出,宛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长一般,显得清逸脱俗、飘然出尘。

此刻,青袍长者正自抬头望着香炉上飘升而起的缕缕香烟,看得如醉如痴。

“父亲……父亲……”却见堂门口处一位面容清秀、气质温雅的红衫青年趋近前来,向榻上的那位青袍长者躬身轻呼道。

青袍长者听得呼喊之声,顿时眉目一动,仿佛从羽化升仙般超尘出世

的心境之中降回到现实中来。他神色一凝，静静地看了侍立在自己身前的儿子一眼，却不立即开口发话。过了片刻，他又将目光投向那在半空中飘荡游移的缕缕香烟，悠悠叹道：“白云苍狗，瞬息万变……唉！世事如烟，变幻无常。要想在这纷纷扰扰、眩人耳目的‘无常’之中，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地牢牢把握住那一份坚凝沉实、颠扑不破的‘有常’，真是太难太难了……”

发完了这通感慨之后，他才坐直了身子，整了整衣冠，正色问那红衫青年道：“恁儿，你有何事？”

“父亲，丞相府东曹属司马懿前来拜访您。”红衫青年垂手敛眉，仍是躬着身毕恭毕敬地说道。

“原来是仲达（司马懿的字为‘仲达’）来了。”青袍长者清癯的脸庞上顿时现出了一丝淡淡的喜悦之情，身形一起，含笑而道，“恁儿，快快请他进来！”

红衫青年没有料到父亲对司马懿的到来竟是这般欢迎，不禁有些诧异地说道：“父亲，您为何这等青睐司马仲达？想昨日那杨太尉的嗣子杨修前来拜访，孩儿也未曾见到您对待他有今天对待司马仲达这样的热情……”

“恁儿哪！你又不是不知，这司马仲达乃是我荀氏门下数百名门生弟子当中最为卓异的奇才。”青袍长者听了他这话，伸手抚了抚自己垂在胸前的数绺长髯，喟然叹道，“唉！当今之世，像他这样资质聪慧、好学善思的青年才俊是越来越少了。正所谓‘室生芝兰，其主欣然’，为父焉能不对他亲之爱之、欢迎备至？！”

“父亲对待门生弟子的诚挚之情，真让孩儿见了也羡慕啊！”红衫青年微微笑着，慨然说道，“老实说，您对待孩儿可从来没像对待他们那样悉心周到过！”

“古语有云：‘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乐莫大焉！’为父毕生有三大乐：以求贤觅才为乐，以砥砺英才为乐，以推贤进士为乐。此中之乐，如鱼饮水，会意于心而难以言传也！恁儿日后自能体悟得到的。”青袍长者呵呵笑着，只是催那红衫青年速速前去接引司马懿进来。

“好一个‘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乐莫大焉！’令君老师此言此志，不愧为一代儒宗之风范！学生敬服！”只听得育贤堂门外一声长笑传入耳中，随着这话声，便见司马懿已气宇轩昂地立在堂檐之下，正自躬身向内施了一礼。

原来，这青袍长者便是当今大汉尚书令荀彧，那红衫青年正是他的长子荀恽。在本朝官制之中，尚书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总典纲纪，无所不统”。在参加御前朝议之时，尚书令、司隶校尉、御史中丞三官均是另设专席以示尊崇，不与各部官吏杂坐，因而世人称此三官为“三独坐”。而尚书令为“三独坐”之首，其职权几乎与丞相相当，只是名份稍逊一筹、官秩低了一级。为了避免朝中权柄不一，丞相和尚书令两职往往是不予并设的。然而，一向喜好专权擅断的大汉丞相曹操，对荀彧担任尚书令之职，非但丝毫不存芥蒂之心，反而对他倚为师友、推崇备至。这一切，只因荀彧取得这尚书令之位，并非与其他豪门出身的世族公卿一样，是凭着自己身为儒家圣贤荀子第十三世子孙的荫资而获得的，完全是靠自己“谋无不中、算无遗策”的征伐方略与“忠正匡济、抚宁内外”的赫赫功勋而令朝野群臣心服口服、尊崇之极，可谓“实至名归”。而朝廷内外几乎所有的青年才俊，都衷心尊奉荀彧为当世宗师，纷纷拜投在他门下受教求知，以致朝野上下都流传着这样一段谚语：“汉室百官出荀门，令君桃李满天下！”

这时，见得司马懿已在堂外候立，荀彧远远地伸手虚引了一下，笑道：“仲达还不赶快进来？且让为师瞧一瞧你近来在阅历、学识之上又有何精进？”

司马懿连忙应了一声，直起身来，一提袍角，恭恭敬敬趋步进了堂中，在荀彧左侧下方的席位上跪坐了下来。

荀彧在木榻之上仍是正襟危坐着，转过脸来，含笑看着司马懿，缓缓问道：“你近来读了哪几本书？”

“禀告令君老师：学生近来读了《史记》、《易经》、《荀子》等几部典籍，自觉获益匪浅。”司马懿沉吟片刻，恭然答道，“学生观书阅经，一向与其他士子不同，喜好取其义理而轻其词章。”

“哦……观书阅经，本就应当重其义理而轻其词章。”荀彧听罢，点头深深赞同，“古人讲：‘春华可观，秋实可食。君子为腹不为目，故取秋实而舍春华也。’经书典籍之中，词章即是‘春华’，义理即是‘秋实’。你取书中之义理而略书中之词章，既有心得又有体悟，确是善学精通的妙法，值得大家借鉴啊！”

“令君老师谬赞了。”司马懿脸上淡淡一红，低声谦虚道，“学生自知观书阅经重其义理而轻其词章，亦有所短：义理之学愈深，而词章之术愈浅，虽有满腹经纶，终不能以妙文华彩显耀青史！此乃学生不如杨修、陈琳等文豪名士之处也！”

荀彧听了，哈哈大笑，抚须说道：“仲达此言差矣！依为师之见，古往今来，士之致远者，均以器识为本，以才艺为末。你博通义理而蓄器识，养成满腹经纶，履出将入相之职，立济世安民之功，将来必有赫赫伟迹彪炳史册。杨修、陈琳虽有妙文传世之美誉，终不如你之立功立德而为后人景仰者多矣！”

“多谢令君老师激励学生之恩。”司马懿急忙伏在席位之上深深一礼，面色恭然，“学生茅塞顿开，必将令君老师之言铭记于心。”

荀彧微微点头，只是含笑看着司马懿，无言无语之中，那一份温厚诚挚之情，便如脉脉清泉，已是款款沁入到他的心胸中来。

司马懿心中甚是感动，起身拱手向荀彧说道：“令君老师，近来天气酷热，疫疾流行，您可要多多保重身体啊！”

“谢谢仲达的关心。”荀彧淡淡地笑了一笑，缓声答道，“为师这身体，不过照旧是老样子罢了：反正是半口气悬着，虽不能治繁处剧，但一时半会儿也还勉强撑持得过去。”

“令君老师此言差矣！您的身体是否有恙，与我大汉朝之安危息息相关呐！”司马懿却是一脸的认真，沉吟着说道，“学生近来从府中寻到一件祛毒养身的家传之宝，与兄长商议之后，认为此宝唯有令君老师堪能受之，于是特来奉上，还请笑纳！”

“仲达府中的家传之宝？”荀彧听了，面色一变，连忙摆手不已，“为师焉能妄受？使不得，使不得！”

司马懿全不理睬荀彧的推辞，将袍袖缓缓展开，从中取出一方小小的紫檀木匣，轻轻放在了自己面前的乌漆木几之上。

他伸手慢慢打开了匣盖，从里边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件物什来。荀恽站在一旁注目看去，却见乃是一只雕龙刻凤、玲珑剔透的杯盏。粗粗一看，那只杯盏似是无甚特别，乌沉沉之中带着不少浅浅旧痕，显得十分古朴。但细细观去，那杯盏当中竟有一缕莹白的丝纹从顶至底一划而下，便似一线月华劈开了一团浑沌一般，煞是奇妙。荀恽观看许久，竟也识不出此杯究竟是何质材雕成。

“哦！想不到仲达府中居然藏有这等的稀世奇珍！”荀彧的目光在那杯盏之上掠，顿时不禁讶然叹道，“如果为师没有看错的话，此杯应该乃是周宣王时流传下来的‘犀角杯’！”

“令君老师果然是见多识广，一眼便认出了此杯的来历。”司马懿亦是深深叹服，拱手作礼答道，“我司马氏先祖程柏休父，在周宣王时奉旨征讨南蛮，连战连捷，立下大功。周宣王欣悦之下，便将人称‘周室三宝’之一的这只‘犀角杯’恩赐给了我司马家族，以资奖赏。我司马家族一向对此宝杯奉为圣物，从不轻易示人。但是，为了感激令君老师对我司马一族的多方提携、栽培之恩，仲达谨遵父兄之令，特将此杯献上，恳请令君老师受之。”

说罢，司马懿拿过木几上放着的一只陶壶，往犀角杯里轻轻倾注了满满的一杯茶水。说来也怪，那茶水初入杯中之时尚还热气腾腾，稍过片刻，便渐渐消去了热气，一股淡淡的异香随之溢了出来，漫于堂上袅袅不绝。

然后，司马懿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着那只“犀角杯”，极为谦恭地轻步上前，将它呈献到荀彧面前，深深躬身一礼，缓缓道：“请令君老师一品这‘犀角杯’中之茶。”

荀彧微微一笑，伸出右手接过了“犀角杯”，托在掌中啜了一口。没想到，刚才在陶壶之内尚是沸热的茶水，竟已在此杯之中变得不温不烫，入口便是一股暖意直通心腑，还带着一丝说不出的清芬甘甜。刹那之间，荀彧只觉心神为之一爽，全身就如同服食了灵丹妙药一般通泰舒畅。